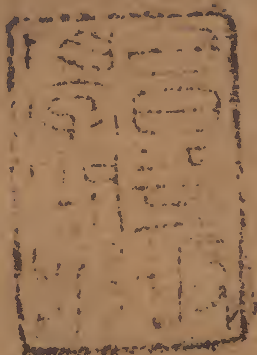


三國志

吳十六卷八



				漢書門
		九〇二九		
	四二	函	號	
三〇	二	冊	架	

庫	文	閣	內
二〇	五〇		漢
八	三〇	九	書
架	冊	號	箱

廿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29
冊數	301 29
函號	280 19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

吳書

國志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

受學吳書曰濬為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

年未三十荆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

沙羨長賊穢不脩濬按殺之一郡震竦後為

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荊州以濬為治中

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荆土

拜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江表傳曰權克荆

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

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



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  
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  
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中拭其面  
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荆州諸軍事一  
以詔之武陵部從事樊伯誘導諸夷圖以武  
交屬劉備以白差督督萬往討之夷權不聽  
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伯弄  
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伯是南陽舊姓頗能弄  
胥物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伯昔  
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得而十餘  
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

### 威將軍封常遷亭侯

丹揚人父社字宣嗣從孫堅征伐有功堅薦  
社爲九江太守後轉吳郡所在有聲文兄良  
字文鸞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爲會稽東部  
都尉卒玄領良兵拜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溧  
陽侯權爲子登揀擇淑媛羣臣咸稱玄父社  
兄良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娉玄女

爲妃焉黃武五年權稱尊號拜爲少府進封  
辛權甚愍惜之

### 劉陽侯

與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曰相  
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  
絕括破皆能爲害乞特爲臣故息置之濬出  
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遷太常五谿蠻夷  
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行  
法不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羣蠻表  
弱一方寧靜

### 一方寧靜

吳書曰驃騎將軍步騭屯溧口  
濬曰豪將不在民間耗亂爲害加騰有名勢在  
所以取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  
宗有部曲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  
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爲衆所毀濬遂斬  
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蕃以  
口辯爲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

爲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  
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  
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中拭其面  
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荆州諸軍事一  
以詔之武陵部從事樊伯誘導諸夷圖以武  
交屬劉備以白差督督萬往討之夷權不聽  
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伯弄  
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伯是南陽舊姓頗能弄  
胥物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伯昔  
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得而十餘  
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

濟聞大怒疏責翦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  
余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  
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熟惆悵累旬  
疏到急就往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  
咸怪濟而蕃果圖叛誅夷眾乃歸服江表  
傳曰時濟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  
相聞濟於武陵太守衛旌者云濟遣密使與琬  
此也即封表以示於  
濟而召旌還免官  
先是濟與陸遜俱駐武  
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  
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黃  
門侍郎謝宏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  
能佳宏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  
宏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

近之也宏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  
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  
懼遂解散雍事濟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  
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濟乃大請  
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  
壹密聞知稱病不行濟每進見無不陳壹之  
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  
躬因請讓大臣語在權傳赤烏二年濟卒子  
翦嗣濟女配建昌侯孫慮吳書曰翦字文龍  
兵早卒翦弟秘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  
令襄陽記曰襄陽習溫為荊州大公平大

公平今之州都祕過辭於温問曰先君昔因  
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  
誰當復相代温為平公甚得州里之後譽  
尚書僕射代温為平公甚得州里之譽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丞相遜族子也黃武  
初為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  
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  
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  
有功遷為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恣  
於零陵斬恣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  
侯轉為武昌左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  
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

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  
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  
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語在皓  
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已羣  
臣侍見皆莫敢迓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  
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  
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患  
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  
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  
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

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

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皆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

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  
此目前之明驗也 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  
智惠淺劣無復冀望竊為 陛下惜天下耳  
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  
為錯亂願 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思  
庶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碯碯非王都安  
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  
謠之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  
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為變熒惑作妖童  
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

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  
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  
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  
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  
為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  
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  
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  
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  
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  
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為煩苛民苦

二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  
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  
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  
方之民緦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  
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  
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  
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  
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  
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  
所長不足為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

為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  
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  
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  
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於賢不  
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  
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  
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  
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  
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脩仁  
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



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  
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  
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  
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姦邪穢塵  
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  
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  
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  
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  
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  
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

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連薛瑩滕脩及  
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  
之楨榦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  
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  
字禕初為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  
亡後入為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  
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  
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  
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  
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

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  
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為  
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  
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  
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  
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固密語平  
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  
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  
皓深警懼云吳錄曰舊拜廣選兼大將軍領  
三千兵為衛凱欲因此兵以圖  
之令選曹白用丁奉皓偶不欲曰更選凱令  
執據雖暫兼然宜得其人皓曰用留平凱令

其子禕以謀語平平素與丁奉有隙禕未及  
得宣凱旨平語禕曰聞野猪入丁奉營此凶  
徵也有喜色禕乃不敢  
言還因具啓凱故輟止

予連從荆揚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博問  
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  
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為凱箴之篋  
笥未敢宣行病因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  
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擿皓  
事足為後戒故抄列于凱傳左云皓遣親近  
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  
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官不利故避之而

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徒乎凱  
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  
星失咎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  
帝之所致江表傳載凱此表曰臣拜受明詔  
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  
聽之甚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  
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  
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  
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  
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為本夏殺龍逢  
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

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  
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  
對臬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  
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  
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  
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  
相而萬彊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  
闈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  
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  
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

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

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元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綏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

心今高通詹庶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刑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為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

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問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

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反亂寔由茲起是為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

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

留意江表傳曰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

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

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九思聞警戒詩

美其德士悅其行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啓

陳其要盡寫愚懷陛下宜克已復禮述脩前

德不可損棄臣言而放奢意奢情至吏日

欺民相離則上不信下常疑上骨肉相克

過二子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

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

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眾沉浮

若比千伍貪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

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

社稷福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

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

事往臣聞宮不見省報於邑數息企想應罷

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火趣然未合鄙  
意如坐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倚臣拜  
役長坐讀一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  
紙詔伏讀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  
也臣年已六十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  
所奠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  
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膏黃者被  
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舍息之類能  
言之下倫無不獻歎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  
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  
政公家空竭今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  
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  
屬有軍征戰非保國離州郡搔擾而大功臣  
徵召四方斯非保國離州郡搔擾而大功臣  
主者懷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  
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前復禮銷亡妖  
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已復禮銷亡妖  
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  
之不銷乎陛下不貴雖般辛之瑤臺秦皇之阿  
之不脩行之不貴雖般辛之瑤臺秦皇之阿

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  
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  
父長安使子有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  
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離於  
何益焉是以大臣以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  
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於大  
皇帝曰逆虜游魂不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  
急然臣下懇惻之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  
眾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岷漢南州無  
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  
事尚猶冲讓未肯築宮况陛下危側之世不  
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  
言虛

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  
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笠等阿附  
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搆胤坐收下獄楚

毒備至終無他辭吳錄曰太子自懼廢黜而

竺三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士英

姿宜為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使伏于

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胤當至武昌往辭太

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

令陛遜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

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白頃惟胤西

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胤所

述召胤考問胤為太子隱曰揚竺向臣道之

遂共為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後為衡

權疑竺泄之及服以為果然乃斬竺後為衡

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賊攻

沒城邑交部搔動以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

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

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

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

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

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十餘

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

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天

姿聰朗才通行絜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



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  
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  
其息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攜  
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  
如胤結以息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  
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  
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  
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  
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  
寵以上司則天工畢脩庶績咸熙矣胤率子

貳嗣為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  
祿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  
梗梗有大丈夫格業胤身繫事濟著稱南土  
可謂良牧矣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吳書 國志六十二

是儀傳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

改為是乃遂改焉徐衆評曰古之建姓或以

皆此有義體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

子孫不忘也今離文析字橫生忌諱使儀易

融既失之儀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

徙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

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

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  
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  
屈為周舍邪既定荊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後  
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  
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  
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關省尚書  
事外總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  
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  
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  
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

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  
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  
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  
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為之屏息儀  
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諱自  
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  
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徐衆曰  
是儀以羈旅異方客仕吳朝值讒邪殄行當  
嚴毅之威命縣漏刻禍急危機不雷同以害  
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邪  
奚之免赦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尚之忠不  
陷君勇不懼聳公不存私正不黨邪資此四  
德加之以文敏崇之以謙約履之以和順保

傳二宮存身愛名不亦宜乎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  
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後拜尚書僕  
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傳儀嫌  
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  
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  
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  
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思以二  
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  
四上為傳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  
治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

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  
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  
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  
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  
之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  
息為戚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  
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  
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  
于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白將相  
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

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及寢疾遺令素棺歛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 胡綜傳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為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薨權為討虜將軍以綜為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為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為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

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為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為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為吳王封綜儀詳皆為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舉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狐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

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  
大吳實在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聞在  
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  
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  
為神軍取象太乙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  
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  
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  
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寔使之為國休祥軍  
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  
若神可謂祕竒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

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  
僉曰惟休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為  
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  
並為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  
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  
綜乃偽為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網地紀  
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  
無居民風塵煙火徃徃而處自三代以來大  
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  
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為曹氏執事戎役

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  
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  
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  
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  
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  
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  
恢弘大繇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土昔  
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  
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  
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

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  
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  
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為知天命也臣昔為曹  
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  
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揔河北之軍當此  
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  
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  
幼冲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  
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  
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為邪議所

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  
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  
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為燕昭王立  
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  
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  
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為名  
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  
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為天下大歸可見天意  
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為臣妾延頸舉  
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

以河北承望王師疑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  
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  
長歎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  
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縣縣不絕必受此禍  
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  
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  
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  
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  
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  
日無罪橫見讚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



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為樂毅之  
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  
願陛下推古况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  
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已自效不當徼幸因事  
為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  
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  
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  
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  
各自為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  
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

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  
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  
邳荆揚一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  
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  
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  
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  
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以羗  
胡常以三四月中羗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  
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  
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

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  
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  
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  
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  
遠舍素就曹規畫計校應見納受遂破素軍  
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  
決於心則今天下素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  
聞界上將閻浮趙揖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  
取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  
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

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  
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  
入為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  
臣聞紂為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  
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  
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  
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  
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即召  
入蕃謝荅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  
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

巧捷詭辯有似彌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  
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  
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尉監左將軍朱  
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  
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吳錄曰  
才魏明帝使詐叛如吳令求作廷尉職重按  
大臣以離間之既為廷尉監衆人以據普與  
蕃親善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  
亡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  
謂曰何乃以肌肉為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  
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  
口而死 吳歷曰權問普卿前盛稱蕃  
又為之怨 望朝廷使蕃反叛皆卿之由 普見  
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

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  
權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  
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  
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  
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  
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  
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  
為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  
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冲  
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為中書令吳錄曰  
冲後仕

晉尚書郎吳郡太守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

綜死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譬之廣夏其榘椽之佐乎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吳書 國志六十二

吳範劉惇趙達傳第十八

吳書 國志六十三

吳範傳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師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荊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

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  
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荊州  
分割及壬辰歲範又自言歲在甲午劉備當  
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  
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  
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  
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  
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  
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  
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曰羽已去範

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  
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  
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  
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為好範曰  
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為之備  
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  
占驗明審如此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  
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秘惜其術不以至要  
語權權由是恨之吳錄曰範獨心計所以見  
重者術術亡則身棄矣故  
終不初權為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

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為  
侯及立為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  
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  
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  
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為都亭侯詔臨當出權  
恚其愛道於已也削除其名範為人剛直頗  
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  
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  
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  
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

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  
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  
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  
使投以戟遂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  
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  
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  
足矣何用多為會稽典錄曰滕字周林祖父  
俊滕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偏終不迴僥  
初亦迂策幾殆賴太妃救得免語見妃嬪傳  
歷歷山潘陽太守黃武五年範病卒長子先  
三縣令鄱陽太守  
死少子尚幼於是業絕權追思之募三州有

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  
所得曰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陛下某  
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  
範曰陛下臨敵頃臣言而後行臣乃陛下之  
軍師也至其日果卒臣松之案範死時權  
未稱帝此云  
陛下非也

### 劉惇傳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遊廬陵  
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  
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為  
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  
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楊權

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問是時邊  
鴻作亂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一  
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  
刁玄稱以為奇惇亦實愛其術不以告人故  
世莫得而明也

### 趙達傳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  
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  
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  
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

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復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實惜

其術自闕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齋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筭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



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  
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  
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  
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吳書曰初權  
即尊號令達  
言筭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建元十  
二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左右稱萬歲果如達  
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筭帷幕  
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  
祥不亦難乎間居無為引筭自校乃歎曰吾  
筭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校聞  
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筭言向者謬誤

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

乃錄問其女及發棺無所得法術絕焉吳錄  
曰皇

象字休明廣陵江東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  
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

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  
衛尉駿再從子也圍碁莫與為輩宋壽占夢

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  
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

彈之孤城鄭姬能相人及範惇達八人世皆  
稱妙謂之八絕云晉陽秋曰吳有葛衡字

思真明達天官能為機巧作彈天使地居  
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

子等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

舍彼而取此也孫盛曰夫玄覽未然逆鑒來  
事雖禪竈梓慎其猶病諸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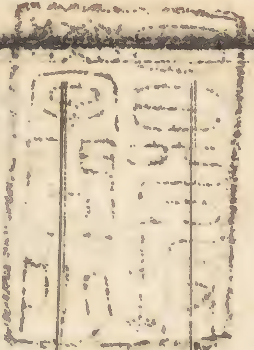
術之下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常有王氣  
故輕舉濟江魏承漢緒受命中國畿達不能豫  
觀兆萌而流竄吳越又不知吝術之鄙見薄  
於時安在其能逆觀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  
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鹽  
壘成於著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  
卦繇理一安有迴轉一籌可以鈎深測隱  
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乎流俗好異妄設  
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君子志其大  
者無所取諸臣松之以為盛云君子志其大  
大者無所取諸故評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  
所譏則皆為非理自中原酷亂至于建安數  
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耳  
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焉知達  
不筭其安危知魏氏將興流播吳越在京房  
身乎而責不知魏氏將興流播吳越在京房  
之疇猶不能自免刑戮况達但以一秘術見薄  
在悔吝之間乎古之道術蓋非一方探賾之  
迴豈惟一籌胡足恠哉達之推筭窮其要妙以

知幽測隱何愧於古而以裨梓限之謂達為  
妾非驚論也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  
酒醉常入人家門前波水風中卧竟日乃出曾  
從吳主別到涿州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  
公船亦沉淪吳主甚悵恨明日使人鉤求公  
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公步從水上來衣  
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而  
有說光者有火術吳王身臨試之積荻數千  
束使光坐其上又數千束荻裏之因猛風  
而播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為燼而光端坐  
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  
不能解也又曰吳景帝有疾求覲視者得一  
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鵝而埋於苑中架小屋  
施牀几以婦人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覲視  
之告曰若能說此象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  
賞而即信矣竟日盡一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  
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  
形而白之疑是鬼神變化故作不敢不以實上

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鵝死亦有鬼也  
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  
有諸葛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  
敬貴之稱爲介君爲起宅以御帳給之  
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  
還後官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  
變化種瓜菜百菓皆立生可食吳主共  
論鱸魚何者最美味象曰鱸魚爲上  
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  
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  
塹中須臾果得之并求鈎象起餌之垂  
綸於塹中須臾果得下取以作生鱸安  
敢取不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以作  
生鱸安敢取不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  
恨爾持無此象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  
齋甚好者并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  
錢五十付之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  
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  
是何處問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  
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  
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水耳冷

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厨下  
切鱸適了臣松之以爲葛洪所記近爲  
惑衆其書文頗可行世故撮取數事載  
之篇末也神仙之術詭可測量臣之臆  
斷以爲惑衆所謂夏蟲不知耳

吳範劉惔趙達傳第十八 國志六十三



天保  
十  
酉



八  
二  
八

八  
二  
八

八  
二  
八

